

见观发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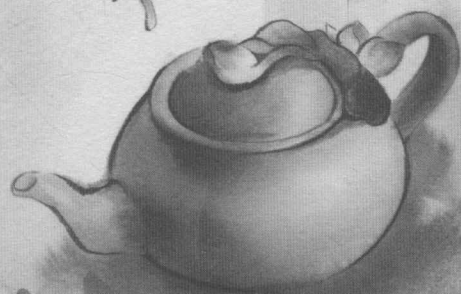
上
千寻◎著

爱情的定律不是优胜劣败，
笑到最后的，从来都是因为非卿不可的爱。



见观发财

上
千
寻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见观发财·上/千寻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601-9935-1

I. ①见… II. ①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9171号

责任编辑: 卢 婵
责任校对: 杨 娜
策 划: 橙小说工作室

见观发财·上 千寻 著

出 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1300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总 字 数: 425千字
总 印 张: 30
总 印 数: 6000册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9935-1
总 定 价: 52.00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厂退换

见观发财

【上】目录

第一卷 王府求生记

楔子 古文观止 001

第一章 暴力主子 007

第二章 恶灵附身 014

第三章 冷宫正妃 020

第四章 花园偶遇 026

第五章 一宅一府一朝廷 033

第六章 本尊的悲伤 039

第七章 再见大姜 045

第八章 下人心思 051

第九章 收拢人心 057

第十章 二皇子之约 063

第十一章 李生子 068

第十二章 惹到小叔 075

第十三章 过年 080

第十四章 皇上的寿礼 087

第十五章 浮上台面 095

第十六章 柳氏出招 102

第十七章 不如归去 109

见观发财

（上）目录

第二卷 妃位争奇战

第十八章 我本将心向明月 1 1 6

第十九章 古文观止再合体 1 2 5

第二十章 破冰 1 3 4

第二十一章 交换条件 1 4 0

第二十二章 中毒 1 4 7

第二十三章 再逢故友 1 5 5

第二十四章 隐瞒 1 6 3

第二十五章 女人心机 1 6 8

第二十六章 合卺酒之谜 1 7 3

第二十七章 紫萱亚花 1 7 9

第二十八章 鱼目混珠 1 8 6

第二十九章 窥心 1 9 4

第三十章 端倪渐现 2 0 1

第三十一章 迟来的洞房花烛夜 2 0 7

第三十二章 进宫 2 1 2

第三十三章 加入战局 2 2 0

第三十四章 王妃的义务 2 2 7

第三卷 入狱遭陷害

第三十五章	认亲	235
第三十六章	身世揭穿	245
第三十七章	深宫岁月	253
第三十八章	穆笙传信	261
第三十九章	回家	267
第四十章	惊雷乍响	275
第四十一章	对峙	281
第四十二章	囚心	291
第四十三章	假想敌	298
第四十四章	休妻	304
第四十五章	错估情势	312
第四十六章	各方盘算	319
第四十七章	刑求逼供	326
第四十八章	三爷耍特权	333
第四十九章	拆了皇子府	340
第五十章	饮下毒酒	350
第五十一章	心死	359

见观发财

〔下〕目录

见观发财

〔下〕目录

第四卷 秘密被揭穿

第五十二章	退隐朝堂	364
第五十三章	大皇子的阴谋	372
第五十四章	凌叙观	380
第五十五章	曹夫人进宫	388
第五十六章	皇帝心机	394
第五十七章	泪眼重逢	401
第五十八章	有了身孕	409
第五十九章	一门心思的宠爱	420
第六十章	疑心日增	429
第六十一章	秘密揭穿	438
第六十二章	遵守诺言	446
第六十三章	小主子	454
第六十四章	奇妙际遇	461
番外	齐家千金	468



第一卷

王府求生记

楔子 古文观止

星期日早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是个适合全家出游的好日子，电视新闻上说太平山花开得正好，去太平山赏花是阿观家族每年必游行程，就像日本人到樱花季一定要赏花的道理。

但爸爸考虑到阿观的弟弟阿止要准备升学考试，决定暂停今年的行程。

于是今天阿观睡到自然醒，洗漱完毕，灌下一杯酸奶后就打开电脑，她一面在网络上搜寻图片，一面用Skype和大姜对话。

陈国良的鱼乐、岁寒三友、竹报平安、林泉、一粒珠……吴群祥的虚扁壶、七气龙凤壶、曼生提梁……

这次，要挑哪一把下手好？

“你要不要过来一起等莲荷呈祥出窑，这把壶和真品有九成像。”

“大姜，唬得过人吗？”她喊大姜时，有一种软软懒懒的山东腔，像撒娇似的。

“当然，你这位赝品大师的作品，谁都唬得过。”

“既然我是大师级人物，为什么只有九成像，剩下的那一成在哪里？”

“印章。”他一句话直指重点。

他的批评，她连抗议的空间都没有，她同意，自己这辈子大概是刻不出好印章了。“没关系，了不起以后我找个会刻印章的嫁。”

“为了做伪壶嫁个刻印章的，凌叙观，你还真是长进。”她没在他跟前，如果在的话，他肯定要戳她的头。

“可不就是这样吗？我又上进，又追求完美嘛。”她皮皮地应一声。

“哼，你一把壶只卖真品的三成价，我就不信那些玩壶高手会弄不清楚真假，

人家只是想弄一把几可乱真的摆在玻璃柜里炫耀。”更何况他做的是黑市生意，怎能太招摇。“晚上过来吧，我们一起帮这几把壶拍照。”

阿观咧了咧嘴，呵呵笑，谁说经济不景气，几万块的假茶壶都有人抢。

关掉网页，拿起未完成的草稿，一面画图一面跟大姜聊天。

画插画才是她的主业，做假壶只是一个很好赚的副业，哦，这样说好像不大对，事实上，她的主业是学生，而且是第一学府的中文系高材生，但她天生对艺术有高度敏感性，所以不管是画画、捏陶、制瓷、雕刻……凡是跟美有关的东西，她摸几下就能上手。

既然她对艺术这么有天分，为什么没填美术相关科系？

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讲，第一：时下父母亲的观念里，学艺术的孩子不会变坏，但会饿死，于是在变坏和饿死当中，深爱孩子的父母亲大力提倡孩子们把艺术当休闲娱乐，但三餐还是得要靠语数英来创造奇迹。

第二：阿观的妈妈在初中教语文，阿观的爸爸在高中教语文，他们深信中文在未来是种强势语言，学比不学好，早学比晚学好，因此阿观家四个兄弟姐妹，两岁会背唐诗宋词，三岁长恨歌就能朗朗上口——即使她从头背到尾后，还不晓得长恨歌里面是谁在恨谁，谁怨谁。

第三：阿观天生有一项令人羡慕的超能力——考试，她永远有办法在一堆烂答案当中挑出最不烂、最切合老师心意的那一个。因此，分数能上第一学府的她，父母亲怎能容许她去填别的学校？

她现在不只画插画，也画漫画、封面图稿；也曾走在马路上摆摊替人画素描、卖捏面人；在培训班教过小朋友做纸黏土……她的目的只有一个：打破老爸老妈迂腐的观念，谁说艺术不能赚大钱？

“阿观，你做茶壶的手艺不比名家差，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做，说不定将来有机会出名。”

“你以为我不想？”

可她能在大姜的工作室里泡多久？她家爸妈管得可紧了，身为大学生，门禁时间是九点半。另一方面，市场上人人都在炒名家壶，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想受人青睐，有得等。

“既然想，为什么不做？”大姜问。

他问到她的痛处，她偏偏连一句话都无法辩解，这年头“乖小孩”绝对不是夸奖，而是一种贬义词。

“阿观？”

母亲在敲着她的房门，阿观看一眼手表，急忙对大姜说：“十分钟后打手机给我，拜托。”

丢下话，把草稿收好、电脑关机，快步走到门边打开门。

“妈，有事吗？”她笑得极其谄媚。

“你说呢？弟弟背完了，轮到你了。”妈妈瞪她一眼。

哦……她怎么会忘记，今天是十五啊！

别人家初一、十五要吃素，他们家初一、十五要考《古文观止》。

不必怀疑，阿观、阿止再加上两个叫做阿古、阿文的哥哥，四个孩子合起来就是古文观止。

“妈，我已经上大学了，可不可以停止这种童年活动？”

“就是上大学才更要背，你知道有多少中文系的学生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好，我和你爸要是教出一个无法出口成章的女儿，肯定会被外人活活笑死。”

“要笑死就让他笑死啊，反正又不用我们出丧葬费。”她嘟起嘴抗议。

“你说什么，我们在外面教别人孩子语文，总不能自己的孩子教得乱七八糟。”

“那哥哥为什么不必背？”

“你哥哥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背。”

也对啦，两个哥哥念医学院，世界上的病毒名称已经足够谋杀他们的脑细胞，实在不必请出《古文观止》来帮忙。

“娘，您就饶了女儿吧。”

母亲用力掐了一下阿观的屁股，阿观跳起来，大喊：“性骚扰！”

“就说你语文程度不行吧，什么性骚扰，明明就是家暴。”

“妈……”

她嗯嗯哼哼好几声，还是坚持不过老妈，不得不走出房门外，和弟弟肩并肩地站在同一行列。

阿观两手放在背后，头低垂，扭着脚，表现得很心虚。

爸爸看一眼阿观，冷声道：“开始背吧，《伯夷列传》。”

“这个高中时就背过，不必重复背了吧。”

“很好，既然已经背过，所以就算没有临时抱佛脚，也能背出几句吧。”老爸说得斩钉截铁，无从商量。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然……”她的顺畅度只维持三句，偷看一眼老爸，心底暗骂，十分钟有那么久吗？大姜过的是哪一国的时间。“爸，可不可以缓一天，我明天补给你。”

“晚一天和早一天的差别在哪里？”

“我忙疯了，最近……”

“忙着画图？你不把握时间尽力学习，他日出社会何以谋生，宜未雨绸缪，毋

临渴而掘井……成天视讯，说些没营养的话，岂不知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

“我也不过想要打工赚点钱，我朋友……”

爸爸截下她的话。“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你就不能交点助你学业长进的朋友？”

铃……手机终于响了，眉毛一挑，她飞快从口袋里找出手机，把食指压在嘴唇，对爸妈说：“嘘，是我们学校姜教授。”

打开手机，她礼貌周到、态度恳切，像古代的学生对待老师那样。

“姜教授你好，我是凌叙观，哦，那个征文比赛啊，我不大有把握，我想……”

话说一半，她把目光扫向爸妈，果然爸妈猛对她点头。

她矫情地摇两下头，妈妈瞪她，毫无商量余地地用力点头，意思传达得很清楚——你不参加比赛，就别喊我妈。

阿观其实不太介意这种恐吓，反正不叫妈，也可以喊娘或夫人啊。但这个时候，她得介意、得在乎，她不想待在客厅里直到把《伯夷列传》背熟过关，有这时间她宁愿到大姜那里，等那把莲荷呈祥出窑。

“好吧，我先到教授那里，和同学讨论一下再考虑要不要参赛。”挂掉电话，她看一眼爸妈，眼中有百分百的为难。

“爸妈，我真的不行啦，欣赏我文章的人还没出生。”

她说谎、她虚伪，她明明很假却能够表现得很真，也幸好有这等超异能，她才能在父母眼皮子底下阳奉阴违若干年，否则，她早就窒息在这个古板……呃，不，是传统的家庭里面。

“没试试怎么知道不行？”提到比赛，爸爸比阿观更起劲。

“谁规定参加比赛一定要得奖，好胜心不要那么强，就当作是经验，写文章这种事情，靠的就是经验。”妈妈用爱的鼓励柔性劝说。

什么时候她变成好胜心强的女生？爸妈不是经常批评她不够积极、不够努力？

“我先说喽，比赛不一定保证得奖，我只能尽力去做。”

“当然，快去吧。”爸爸忘记《伯夷列传》，催促着她出门。

就这样，她诡计得逞，半个小时后，阿观坐在大姜家的沙发上。

“我什么时候变成姜教授？哪一间大学发的聘书？”大姜似笑非笑地问，伸手送了她一个栗暴。

大姜长得很帅，丹凤眼、风流唇，明明是男生，皮肤却比女生还白， he 说是长期关在工作室里的关系，她倒觉得他是维生素吃太多的关系，他是那种健康生活的最佳代言人，吃蔬菜、水果，生活得很洁癖，不是有机食物不碰触、不是现打果汁

不入腹，他比阿观家的老妈更注重养生。

他是个很早就成名的艺术家，最擅长的是雕塑，捏陶不过是他的小休闲。他比阿观大五岁，可两人一见面就臭气相投，于是一身本领倾囊相授，阿观也没漏气，看什么学什么，只要跟美有关的东西，三两下就上手。

“他令堂的，会痛的。”阿观揉了揉额头。

大姜走到小陶炉旁，提起用炭火保温的水，冲了两杯热茶，看着他温文儒雅的动作，他的形象和艺术家差很大，比较起来，他比阿观更像中文系学生。

“哦，骂脏话，我要去告诉你妈。”他扬扬眉，笑得一脸贼。

阿观的妈很巧是大姜的初中老师，所以他背古文的痛苦只维持三年，不像阿观得持续一辈子，就算她老爸老妈离婚也没用，因为不管跟谁，他们脑子里都会有一本《古文观止》。

“哇靠，你以为我几岁？”

“二十一岁，但每个月还是要背两篇古文。”他嘲笑阿观。

望向阿观，她长得不错，如果不要穿得男不男、女不女，不要嘴巴三不五时问候人家爸妈，应该是男人会想追的那一型。

他曾问她，“好好说话很难吗？为什么要把脏话当成口头禅。”

她回答，“不说一点脏话，把我脑袋里的高尚、尊贵的古文冲淡，我怕自己会精神错乱。”

世界上有这种女生吗？有，阿观就是一个。

他问她，“你已经赚不少钱，为什么不给自己买漂亮衣服？”

听到这话，她就瞪他，咬牙切齿地说：“那些钱是要买房子的，你不知道我有多穷吗？某人还要没良心地抽我五成价。”

于是他明白，她很小气、很吝啬、很抠门，深究其原因，就是她想挣脱束缚、享受自由，想离开古板传统的家，有一个自己的小窝。

“呼……我真衰，为什么别人在上大学之后就能把古文彻底丢掉，我却还要被它苦苦纠缠？”她就不知道自己跟那些圣贤是结下什么仇恨，为什么这辈子要为他们“做牛做马”。

“还不简单，你念的是中文系啊。”大姜落井下石。

呃，她后悔了，她哀怨了，当时为什么要巴结她家的希特勒和武则天去选填中文系？就算不能填美术系，也不应该自甘堕落到这等程度啊。

她生气了，进厨房把大姜冰箱里的红萝卜、白萝卜、青椒、西瓜……通通拿出来，再翻出抽屉里罗列整齐的雕刻刀，在利落的刀法下，很快地，一条龙、一只凤、一朵大芙蓉、一只小鸡……纷纷出现在桌面上。

她利落的手法让大姜看得啧啧称奇，这丫头的手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凡是和美

有关的东西，东拍拍、西捏捏就能成形，如果给她一堆布，她会不会三两下就变成时尚大师？那给她一堆冰、一堆沙呢？这丫头可以从事的行业太多了，决不是她爸妈认定的只能当中文老师。

“阿观，什么时候你连蔬果雕都学会了？”

“果雕、泥雕、纸雕有什么不同吗？”瞟了大姜一眼，说实话，她会想和他走在一起是因为他那张帅到很养眼的脸，而不是大姜自认为的艺术实力，唉……她对美的东西，总是缺乏免疫力。

“有，材料不同。而且做茶壶的不见得会纸雕，会在厨房刻水果的，也不会去雕茶壶。阿观，你是个艺术天才。”

他讲半天，只想阐述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能够触类旁通的人很少。

是这样吗？阿观想半天，耸耸肩。学音乐的，在学其他不同的乐器时不是比别人快？学芭蕾的人，练国标、跳街舞不是比人家好看？对她来讲，只要动手或者跟空间有关的东西，她就是顺利一点而已。

“我爸妈宁愿我是国学天才。”她叹口气，把栩栩如生的小狗放在桌上，左看右看，又拿起来把飞扬的尾巴再修两下。“看，这条狗是不是很兴奋，像不像刚刚找到一坨新大便？”

这是什么鬼形容？中文系，她果然是读到背后了。

“暴殄天物，叫猪看家、叫狗耕田、叫鸭子拉车、叫牛下蛋，你爸妈没搞清楚你的才能。”大姜摇摇头，端起茶水，轻轻啜饮。

阿观撅撅嘴，没回嘴，“中午要煮什么？”

“蔬菜健康汤。”

“哦。”她嘴巴说完，飞刀快起快落，一只鸡被切成七八块、一只凤被头身分离……连那只摇尾巴的可爱小狗，也没免除受害。

“喂，你干吗把作品破坏掉。”

她拿起幸存的龙，手肘靠上他的肩膀，问：“这是什么？”

“龙啊。”

阿观摇摇头。“再猜一次。”

大姜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横看竖看后，回答：“它怎么看都是一条龙。”

“原来我的作品那么没创意，一眼就能让人看穿。”

“不然它在你眼里是什么？”他皮笑肉不笑地问。

“白萝卜。”她理所当然回答，他噗一声把满口茶给喷了出来，幸好阿观闪得快，不然那口茶就要滋润到她乌黑柔顺的头发上了。

有洁癖的大姜心疼地看着自己的新沙发，连忙放下杯子，拿来抹布来来回回地擦拭，好像那口茶里的细菌数比马桶更可怕。

见他心疼模样，阿观在他身后做了个鬼脸，“白萝卜当然要拿来煮，难不成拿来洗澡吗？”

话题绕回来，她下了最后结论，然后刀起刀落，飞龙在天变成死龙入锅。

“茶壶应该好了吧，我下去看看！”丢下满桌子混乱，阿观走往地下室。

大姜看着她的背影，很想揍她几拳，那些刀是用来雕泥雕土的，她拿来雕完蔬菜水果，还指望他把东西吃进肚子？她不知道细菌会让人致命吗？

说实话，阿观真的不知道，就算她知道，也会不以为然。

所以她快快乐乐地跑进地下室、快快乐乐地打开电窑，看见那只几可乱真的莲荷呈祥，心情飞扬，这一把……可以卖个十几二十万吧。

数钱的时刻最令人兴奋，她要赶快赚钱买房子，赶快搬离家里，然后每个月的初一、十五，烧几页唐诗三百首、四书五经外加《古文观止》，直到那些“美丽的”词句在她幼小心灵造成的伤害被弭平为止。

她收敛笑容准备上楼，这时……

地震！

她不会分辨地震级数，只知道自己连站都站不稳，乒乒乓乓，柜子上的东西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已纷纷落地，她踉踉跄跄地往前奔，本来已经跑到楼梯口了，眼看就可逃出生天，却想起那把价值不菲的茶壶，心一横，冲回去抢救。

说时迟那时快，天花板凹陷崩落，一大块水泥砸向她的脑袋。

她最后的意识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人诚不欺我矣。

第一章 暴力主子

她的头很痛，不是普通的痛，是非常非常的痛，好像后脑勺被鳄鱼的尖牙咬到，也像被卡车辗过去，痛到整个人手脚无力，动弹不得。

阿观企图睁开眼睛，但是有技术上的困难，因为眼皮好像被什么东西黏住似的，怎么都打不开，如果有一柄雕刻刀在就好了，她可以朝眼缝精准一划，扒开眼睛，看清楚四周。

但……很抱歉，她没有雕刻刀。

眼睛打不开，什么都看不见，阿观只能在脑袋里猜测，自己现在是被压在瓦砾堆下，还是已经被救到医院？

地震这么厉害，不知道死伤多少人，如果死伤不多，自己肯定会上头版新闻，那老爸老妈就会知道，自己不是在“姜教授”的办公室里讨论征文比赛的事情，而是在为经济生活而打拼。

知道后，爸妈会怎么做？骂她重货财，薄父母，不成人子？批评她人无诚而不立？还是加倍惩罚，以前是初一、十五各背一篇古文，现在是从初一到十五，天天背古文？

如果是的话，唉……她但愿长睡不愿醒。

有没有办法逃过这种处罚？嗯、哦、呜……啊！有了，假装自己是从古代穿越来的女人，古代女人多不识字，看不懂文字怎么背书？不过，爸妈会信吗？还是会逼她背更多的古文来重建脑细胞？不管了，想不出别的方法，还是装穿越好了……

意识慢慢模糊，头歪到一侧，她又睡过去。

就这样，醒来、眼睛扒不开、胡思乱想、睡觉，醒来、眼睛扒不开、胡思乱想、睡觉……以四个作一循环，睡睡醒醒、醒醒睡睡。

每次醒来，阿观都提醒自己，看见爸妈时要装聋演戏，要瞪起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说：啊……这里是哪里，好恐怖哦，路上为什么有很多铁盒子跑来跑去？要紧张、要恐慌、要把白痴装得很彻底，然后大声宣布，我穿越了！

不知道是第几次清醒，这一次，沉重紧黏的眼皮终于扒开了。

她转动眼睛望向四周，咦？这里是哪家医院，装潢得这么古色古香？而且没有抱着《古文观止》的老爸，没有正在背书的阿止，没有念医学院念到头发稀疏的哥哥，只有……

等等，那是传说中的月光纱吗？那个呢！是不是小说里经常提及的楠木嵌银丝桌椅？那、那、那……是小说中的玉璧屏风？她思绪混乱，脑子仿佛被迅雷连番轰过。

不会吧！她真的穿越了？

急切间，她想跳下床，却发觉双脚很软，硬撑了好一会儿，两条腿才勉强支撑得起她的上半身，她低头细看自己的衣服，再看看自己的手。

哇靠，她那双永远都沾着油彩或泥巴的粗糙双手跑到哪里去了？怎么换上这双又白又软、看起来像棉花糖的软绵物？

她那双修长笔直，可以参加环球小姐选美的美腿跑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换上这两支品种短小的筍白笋？不要啦，这种腿在逃命时肯定跑不远。

她用力咬紧下唇，扶着床慢慢挪动，从圆桌旁缓行到墙边那个应该是化妆台的东西，她双手撑着桌面，缓缓坐下……

她利落清爽的俏丽短发呢？换上这一头及腰长发，如果有人想要强暴她，只要拉住这头长发，谁跑得掉？

在一阵错愕后，她从头往下看，额头、双眉、眼睛、鼻、唇、下巴，这张脸、这个身体很年轻，约莫十四五岁左右，最惨的是长得相当漂亮，柳眉、杏眼，菱形红唇带着诱惑人的意味，她的鼻子小巧而挺，脖子细长白皙……她根本就是倾国倾

城、沉鱼落雁、祸国殃民的衰尾道人角色嘛。

不懂？红颜薄命有没有听过？越美的女人在古代越倒霉，你抢我争，没有人会批评男人好色，只会把罪名倒在美女头上，什么狐狸媚子、什么淫荡成性，说来说去全是一张美脸造祸。

呼……所以、因此、于是，她是真的穿越了？

刷！眼眉无力下垂，双肩瞬地垮下，为什么啊？

她无助地仰起头望向屋顶，悲催地流下两行新鲜泪，难道这是老天爷的惩罚，罚她不尊重中国传统文化，要她亲身经历一遭文化洗礼？还是老天爷弄错她的意愿，以为她真的很爱穿越？

不要，穿越只是随口说说，她还是比较热爱电脑网络的虚拟文化，喜欢八卦娱乐的肤浅文化，如果非要惩罚不可，好啦，老天爷，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就罚她、罚她……她咬牙忍痛，做出决断，罚她从初一背到十五，把《古文观止》从头到尾背到熟透透。

阿观苦着脸，双手在胸前握拳，一句一句默念，苦求老天爷把她送回大姜家的地下室。

她被砸笨了，忘记自己正在打交道的对象是玉皇大帝、是中国的神祇，却用了对上帝祈祷的仪式，所以搞了老半天，不管几度睁眼，她眼前仍是古装剧场景。

她傻坐着，再祈祷一次、再一回，直到……次数多到她相信老天爷是正人君子，他永不走悔棋，便是错了，也要一路错到底为止。

缓缓叹息，她苦了眉心，逼自己认清事实。

要继续发呆吗？于事无补啊，又不是发呆发得够久就能穿回去，如果这招有用，就不会有人留在古代被欺、被虐、被斗争了，所以越早认清现实，才会活得越风生水起。

唉，再叹口长气，她扶着桌子起身，沿着墙壁里里外外走几圈，让双腿恢复几分力气。

这屋子分里外二进，陈设雅洁、采光明亮，外屋有一张书桌、一张软榻，还有一组和里屋相同的木头桌椅，只不过大组得多，墙上有几幅画，茶几上摆着一个瓷瓶，瓶里供着几枝鲜花。

里屋放着一张约三尺宽的牙床，挂着银白花鸟帐，床上铺着红锦软褥，虽然不确定符不符合人体工学，却也处处精致华美，屋子里点了炭，她还是觉得冷，在这里，肯定不是太平山花季的季节。

躺回床上，她把棉被拉到脖子上，窝着缩着，贪它几分温暖，阿观开始想象接下来的场景。

待会儿会不会有婢女跑进来，惊呼一声：“太好了，小姐终于醒来了，感谢老

天……”

接着，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合起双掌从观世音菩萨谢到妈祖娘娘。

再然后，她要假一点，目露惊慌，最好还能够下地抱着头转三圈，以增加戏剧张力，仓皇失措、声音哽咽道：“你是谁？我是谁？天啊、天啊，我失忆了，我不是妖孽，我只是被东西砸到头。”

再再然后，婢女会无条件相信她的说辞，抱住她的身子，哭道：“我可怜的小姐，为什么好好的人会变成这样？”

接下来，婢女会好心地替她解释现在是哪个朝代，她的家庭环境、身份背景，再好心地陪着她慢慢适应新环境。

当然，由于她是穿越者，一定要表现出至高无上的智慧，然后像费洛蒙泛滥的雌性生物到处吸引帅哥、俊男，一堆好看到让人发疯的偶像男出现在眼前，由着她扳着手指头慢慢挑选。

如果选来选去，选不到好的，没关系别害怕，命运一定会引导她找到真命天子。

阿观闭闭眼睛，再睁开眼睛，告诉自己，没错，不必自己吓自己，反正天大地大，穿越者最大，不管怎样都会得到好结局。

如果没有呢？如果好结局都被别人用完了，老天爷指着命运之路，从A烂、B烂、C烂、D烂一路指下去，像月考题那样，要她挑一个勉强不那么烂的呢？她那个擅长挑答案的天赋异禀会不会跳出来帮她一回？

猛然摇头，她习惯在烦闷的时候把俏丽短发揉成鸟窝，但当手指穿进头发那一刻……她发觉触感不同、长度不同……她的鸟窝已经淹没在时代洪流中。

她哀愁，企图喊几句“勇者无惧”来提振一下士气，可张口半天，却发现……没心情。

算了，还是等婢女进来，先把很白痴的失忆戏演一演再说。接下来呢？走一步算一步吧。

她躺着，满脑子胡思乱想，被子里很温暖，若不是已经睡太久，这么暖的被窝肯定会让她滚回梦里，可阿观越躺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已经醒来这么久都没有人进来？

难道她不是小姐，是可怜小婢女？

不会吧，棉被绣得花团锦簇，屋里的东西看起来也很昂贵，古代阶级那么明显，怎么可能让一个婢女住这么好的房间？或者……她是个不受重视的庶女，穿越过来，斗争是她的重大命运？

不管，先轻咳两声，试探外面有没有人。

咳、再咳、又咳……她咳到快要变成肺炎了，居然没有半个人进门！